

短暂的公共情感：网生代青年的赛博悼念

曾 昕

摘要：随着社交媒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并在人们面对生死的经历中扮演重要角色，各种形式的赛博悼念也相继出现。从近年来颇具争议性的现象出发，研究发现：赛博悼念呈现出日常化、社交化、轻量化等特征，情感空间充满张力与不确定性，出现情感转移、情感贬值、情感冲突等系列问题，弱化了空间中的情感共振；伴随评论发酵，延展性情感空间具备部分公共议事空间的功能，让参与者将目光投向文化规范、制度保障等社会问题；同时诱人肉搜索、阵营分化、网络互撕等带有“饭圈”逻辑的行为。研究认为：当代青年对公共意义的理解与网络文化深度交织；缺失情感维度、娱乐精神的公共话语难以承载富有活力的线上交流。这种语境下形成的公共情感短暂、不稳定且可被利用，但同时折射出娱乐表象之下，青年超越理性维度促发公共讨论的潜力，以及在参与式文化中，情绪能量和激情正义对公共参与的启蒙作用。

关键词：网络悼念；网生代青年；公共情感；延展性情感空间；饭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6-005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ZD013)；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GQDC2023026)

2012年3月18日，“走饭”发出人生最后一条微博：“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彼时，抑郁症尚未引起社会足够重视，此微博发出后，点击量超过10万，引起众多网友关注。

十年后，“走饭”的微博不仅没被遗忘，反而累积超百万评论，络绎不绝的留言演变为一个承载情绪的网络树洞。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在追悼博主的同时，或互相问候、倾诉日常，或探讨和反思抑郁问题。

近年来，“数字祭祀”“赛博墓碑”“互联网入殓师”等名词频现，多种形式的赛博悼念进入公众视野，也带来新的议题：如何理解这种新型的悼念？它构造出怎样的情感空间？对理解数字平台中的公众参与和情感表达有怎样的启发？

一、问题的提出

(一) 公众情感溯源

网络参与包含个人领域的网络参与与侧重公共性的参与；前者如个体在平台上进行信息搜索、自我呈现、社会交往等行为，后者包括公共议题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等行动。^[1]赛博悼念现象中，网民对逝者信息的关注、搜索、评论与彼此互动多属于第一种情况；就相关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就相关事件进行投票、众筹等行为，多属于第二种情况。当个人参与在网络中扩散并引起广泛关注，可转化为具有公共性意义的参与，在链接中形成公共情感。

社会学研究长期具有理性主义偏向，情感社会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在孔德提出的“社会秩序建设中情感和理智有共同支配作用”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情感是社会团结

的纽带,情感的聚合可以缔结共同体关系,^[2]对社会结构有基础性功能^[3]。

情感社会学超越了个体和社会的两分法,不再把情感看作纯粹的私人心理,而源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促发。^[4]公众情感的培育、疏导和引导关乎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从而,有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共同情感的深层动力机制,^[5]比如情感唤醒的文化条件、情感对社会组织产生的互动效应等。^[6]

关于情感与公众、情感与传播的关系,早期研究对公众情感的悲观态度长期延续。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延续了《乌合之众》对公众非理性的批判,比如指出情感可以被利用、实现公众情感调动^[4]。当公众以情感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理性是幻想,情感公众和消费大众才是实质^[7],这些观点都对哈贝马斯的理性公共领域设想形成了挑战。

另有学者指出,公众情感可以成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力量——当情感被赋予了集体含义,公众情感出现可以作为一种想象的权威,融入公共领域,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比如,Eugenia Lean 论述了公众同情如何形塑中国近代公共空间——公众同情结合戏剧性结果形成“共意”运动,全民审判可以影响司法。^[8]

(二) 社交平台与公共情感

近年来,媒介情感动员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或政治过程无法完整解释事件的变化动因,一些学者转向了情感视角。

有学者提出,情感转向为重新认识公共舆论提供了契机。理性主义传统认为优良的公共舆论必须理性,公众通过理性讨论增进理解,情感是公共舆论的负面因素。但“情感转向”重新审视了公共舆论的情感价值,认为公众情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公众通过情感来表达诉求,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意义。^[9]

但是,有观点对网络公共情感的公共性意义持怀疑态度。在技术以及资本的结构作用机制中,公共声音更趋向制造差异、消解共识;个性化推荐、热点算法形成的议题循环,导致公共性供给的窄化;^[10]平台权力异化、算法操控等问题都可以形成对公共性的侵蚀。^[11]此外,新媒体的匿名性让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强烈的情绪体验,较少受到社会规则的限制。这种情感规则的变化促成了以强烈情绪为特质的网络舆论,^[12]当热点事件与社会情绪杂糅,情绪共振成为新的抱团方式,群体情感以情绪化替代。^[13]特别是在圈层传播中,群体情感由“中心扩散”到“圈层离散”,随兴趣小组随机聚合,^[14]可能形成极化效应,造成公共情感不断撕裂^[15],构成对于公共性、社会共识的挑战。

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情感的异化不能一味归咎于网络、社会结构和媒体机制,个体也要承担一定责任。^[13]库克里克提出,数字化产生“微粒社会”呈现出一种情感的群体“无着落”状态,人成为情绪共同体而非情感共同体。^[16]总之,无论从宏观社会问题还是从个体生存状况,数字化情感公众无力承担公共性的重任^[17]。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对公共空间的影响依然有较大的可塑性。社交媒体中的公共情感混合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一种公共的空间(public space)阶段,应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区别看待。^[14]网络群体事件可以从私人性转化为公共性,在发展过程中情感性和理性相互影响,事件的发展变化由具体的组织行动决定。^[18]可能生成“舆论折叠”,但话题一旦“出圈”又能出现跨意见层的交互。^[19]

由此,当短暂与流动成为常态,公共情感的宏观研究难以直接复制到具体的媒介语境和微观媒介实践中;要丰富对网络中变化性的公共情感的认知,需要深入具体事件进行实践的观察。

(三) “饭圈”公共性之争

近年来,网络情感动员事件中,“饭圈”行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粉丝政治参与可追溯到詹金斯“参与式文化”中描述的文本生产与集体智慧从文化消费到政治参与的潜能。^[20]粉丝也可以通过公共表达来体现诉求——比如为女性赋权^[21],或者为同性恋群体正名^[22]等。

在我国,“饭圈”行为也体现出和公共生活的关联,出现了粉丝民族主义^[23]、“饭圈”公益等现象。

“饭圈”化传播模式有一定的公共价值,比如增进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在群体中培养组织意识、认同感和生产价值。^[24]作为一种组织力量的体现,粉丝公共参与的责任感与感召力可以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25]但是,粉丝行动可能在行动过程中出现变动,既可以形成公共性的建构,也可导致公共性的内耗消解。^[26]

由此可见,青年一代的网络参与具有公共性的积极价值,而这种公共性又是不稳定的,具有较大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生态,其行动方向在正义思考、理性组织与狂欢泄愤的共生中摇摆。^[27]由此,“饭圈”行动作为青年网络参与的重要现象,一方面包含公共性特质与潜能,又难以完全用公共性的框架解释。

当下,名人的逝世往往能引发大规模的线上悼念,其中粉丝和路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赛博悼念处于传统规范与网络文化表达方式的争议交点,其冲突可引发出新的媒介事件。相比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讨论,赛博悼念衍生的情感空间更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比起组织性的圈层行动,赛博悼念出于自发聚集,有更大的流动性;在这种情感性与流动性中,公共意义如何形成与发展?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以具体案例出发,观察赛博悼念对情感的汇聚过程;以及在公共情感形成后,在网络文化逻辑中形成的分化与争夺,探讨公共情感在流动和变化中公共意识生发与塑造的过程。

公共情感作为群体对公共事件的感知,可以将思想和情感汇集成集体心理;而网络公共情感由于处于虚拟环境中,通常是因为网民广泛关注、讨论与思想交锋、形成集体情绪。^[28]赛博悼念借助网络的开放性与连接性,形成情感汇聚。基于这种链接的不稳定性,研究采用“短暂的公共情感”,意为一种即时汇集、快速分化或消散的公共情感,具有公共性特征但未尝建立起公共的秩序体系;用以描述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环境中,处于变化中的公共情感。

二、文献回顾:从传统悼念到赛博悼念

在古代社会,祭拜带有人神相会的象征功能,贯穿着敬意与虔诚。^[29]从人际传播的视角来看,传统社会祭祀以沟通为目的,具有准社会互动与想象性互动的双重形态。^[30]伴随历史的发展,沃尔特把人类对亡者的祭祀、追念活动按形态规范演变分为:社区型的集体规范、私密的悼念经验、以大众媒体为载体的后现代悼念、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主要特征的赛博悼念时代四个阶段;体现出悼念的媒介视角:媒介不仅是内容的载体,也影响悼念的观念与实践。^[31]

赛博悼念并非新起现象。“9·11”事件后,Facebook就出现了遇难者纪念页面;2008年汶川地震后,也有网友在网祭平台表达哀思。线上纪念作为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连结性文化,是自发参与、文化镶嵌、制度镶嵌等多维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数字化记忆。^[32]如今,大量提供此类服务的平台出现,设有个人纪念堂、家族祠堂、名人纪念堂、事件纪念堂等。赛博悼念不仅具有便捷、环保特征,也体现出新的情感意义——与亡者交流、与同来悼念的人们对话,可缓解失去感,^[33]是一种心理调节和情感实践。^[34]

赛博悼念突破了熟人社群,有更大的公共性内涵,使悼念成为集体体验;技术的情动支持、身体的情动体验和集体的情动仪式紧密联系,实现异次元的悲欢相通,生成新的情动,形成公共情感的延续。^[35]社交媒体的公开性与交互性可以构成不同视角的表达,也提供了个体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36]

现有研究更多讨论的是数字空间中的悼念对情感的聚合,但也有对网络悼念的质疑,主要包括社交媒体是否适合追悼怀念、网络追悼有哪些准则、哪些行为可以被公众认可^[37]。但对这些争议如何影响情感延展空间尚未展开——譬如,“情感的延展空间”是否会因为争议而发生新的冲突,公共情感走向如何——是研究接下来试图回答的问题。

鉴于量化研究方法不能深入且系统地回答青年群体对赛博悼念的实践过程与主观感知,研究采

用网络田野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考虑到逝者账号的代表性(视频影响力、关注人数、事件典型性、悼念的争议性)研究选择B站用户墨茶、卡夫卡松饼君、孙侨潞三位UP主作为样本,对其逝世后个人空间中的视频弹幕、留言进行观察。此外,基于赛博悼念出现的新形态引发的争议(诸如对物品、事件等非生命体的悼念),研究选取豆瓣中知名度较大的线上悼念群组“遗失之物墓园”,对其关键词、祭祀内容、话题走向进行观察分析,作为网络田野的补充。

深度访谈部分,研究通过寻找在逝者账号下留言的用户进行前测,根据他们的回答和反馈修改访谈内容,形成正式的访谈提纲。继而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选取15名18~25周岁之间,曾以不同悼念形式(发帖、跟帖、评论)参与过赛博悼念的用户,于2023年4~6月之间进行访谈,主要问题围绕参与动机、参与体验进行描述。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30分钟。访谈结束后,研究从录音访谈文本总结归纳,提炼理论线索,对材料进行分析。

三、情感的链接与聚合

网络扩展了传统悼念的边界,个体表达与公共性的共存,形成了具有张力的情感空间。参与者不仅仅是表达怀念,更兼有分享和交流,寻求他人的情感支持。

(一) 小众情感的链接

传统社会中,祭祀与悼念基于敬意;网络空间中,悼念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逝者”有了更为宽泛的含义,可以涵盖各类有形或无形之物。汇聚了大量用户的豆瓣“遗失之物墓园”,非生命体成为可以被悼念的对象,用户通过发帖,怀念自己失去的物品。在物品纪念小组,物品被赋予生命感,不仅失主心有缅怀,并且把这种怀念分享供他人浏览。在此,失去成为一种展示。^[38]“即使是最不起眼的物件,只要是你珍视的,它的遗失就是一件大事。为你失去的物件立一块小小的墓碑吧,祭奠它曾经的陪伴和故事。”^①

遗失之物墓园扩大了悼亡的对象,将无生命的物体赋予生命的纪念方式。有悼念者纪念丢失的越野自行车,因为它“承载昔日的梦想、对自由的追求”。“陪我去了好多地方,度过了好多岁月……”小宋在“遗失之物墓园”悼念一把勺子,纪念自己身处异地、独居出租屋的生活。“勺子见证了我一路走来的压力、孤独与迷茫。勺子丢了,就丢了一段重要的回忆。”他记下了这样的“墓志铭”：“2022-07-18,我的勺子离开了我。2022-07-19,我正式确认了勺子的离开。”他不时点开帖子,评论区的留言让他感到安慰:“感觉勺子的付出被认可了,弄丢勺子的愧疚也被抚平了一些。”

现实生活中,许多“失去”因不被理解而不予言表。一些难以共情的表达——诸如和逝者的关系难以得到社会认可或悲伤未得到认同等情况,是一种“被剥夺的悲伤”。^[39]赛博悼念提供了被剥夺的悲伤合法化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羞于流露的哀情得以释放。

日常之物的追思,把“悼念”的宏大叙事缩小到个体情绪,又因回响而得到共鸣。遗失之物墓园中,一个个情感细腻的个体,为失落的情愫找到了可供寄托和交流的情感落点。女孩云云立下了“高中三年日记本之墓”。熟悉的朋友会给她留言评论、回忆往事,“帮我把失去的记忆一点点恢复”。每次收到新消息提示,点开帖子,看到“有人可以理解这种痛楚,就会感到安慰”。

(二) 日常表达与抱团取暖

社交媒体让悼念具有了分享与连接属性。逝者象征的品格成为悼念者的情感引力,也建立起新的象征意义——尽管赛博悼念的参与者可能与逝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那些经历、那些痛苦,好像曾经或未来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凭吊中理解死亡。”(访谈20230408,男,22岁)在有机的悼念社区,弱关系的社区产生情感链接,悼念成为一种集体体验,从私有逐渐转向公共。^[40]

社交媒体的可关联性(Associability)使同种悲伤的人抱团取暖,互动的悼念共同体中,来自不同

^①内容详见:豆瓣小组讨论,[2024-01-25] <https://www.douban.com/group/667170/>.

视角的记忆交织组合,情绪构成关系资源,产生共振。^[37]比如,名人离世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可能重塑或强化共同体的联结——歌手 Prince Nelson 去世时,一些曾一同喜欢过 Nelson 但多年未联系的好友,在社交媒体上恢复联系,一起聆听旧日的歌曲,怀念过去的岁月。科比去世后,有球迷在推特上留言:科比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因为都喜欢他,拥有了当时最宝贵的几段友谊。^①

类似的悼念社区,已经成为互联网中常见的疗伤地。然而,社交媒体中,即使是面对悼念这样悲伤严肃的话题,表情包、网络梗也层出不穷。在祈祷、献花等常规悼念表情之外,“蓝瘦香菇”“加鸡腿”^②也屡见不鲜。同时,各类电子祭品也层出不穷,从元宝、电子钞票,到各种虚拟食物,不一而足。“佛跳墙套餐”,虚拟别墅豪车、私人飞机,甚至赛博佣人,都出现在祭品行列;不仅突破了吃穿用度的想象力,也逐渐浸染了游戏色彩,严肃悲伤的悼念和轻松娱乐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呈现出被网络文化形塑的特征。

便捷化、游戏化的社交媒体语言,一方面弱化了悼念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逝者“宛若犹存”的感觉,仿佛还可以与其对话、开玩笑。正是这种感性化、日常化与亲和力,让赛博悼念对年轻群体有独特的情感意义。访谈中,一些参与者对这种轻松诙谐的悼念方式表示出较大的认可。恰恰因为氛围不会过于严肃悲伤而愿意加入悼念和交流之中:“本身是来缓解悲伤,寻求慰藉,如果气氛太严肃,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让人想远离。”(访谈 20230408,女,22岁)“喜欢轻松的气氛……来悼念是为了抱团取暖,不是增加悲伤。”(访谈 20230408,女,19岁)“人生实难,但好在和你共享相似情绪的人不少……赛博悼念可以像树洞一样接住四面八方的情绪,没有 judge。”(访谈 20230409,男,24岁)

四、公共情感的稀释

许多网络悼念有一定共性,如祝福、纪念亡者、日常问候、抒发个人感慨等等。悼念初期,评论往往围绕亡者展开;当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之后,评论留言的内容更加丰富,汇聚起来的情感公众也逐渐产生了分歧,导致赛博悼念中原本强烈的公共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事件的演变,表达强度和影响力逐渐减弱,参与者注意力转移或情感疲劳,情感共识难以持续、公共情感不断稀释。

(一)情感的贬值:私人情感的公共表达

网络悼念社区通常体现出善良与包容的氛围,来访者悼念之余,叙述生活、倾诉心事,延展性情感空间因此留下了人们心理与情感的印记。

访谈中,曾在网络中发布悼念的受访者,主要参与动机在于共情的触动、缓解悲伤,或希望亡者被铭记:“他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成就,我想替世界记住他,为他留下一点痕迹。”(访谈 20230409,女,20岁)“看到有人死亡的新闻,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也被触动了,感觉必须说点什么。”(访谈 20230428,女,19岁)“在网络公墓中发帖,逝者在世间也多一份思念。”(访谈 20230502,女,21岁)

然而,当悼念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悲伤似乎在变得世俗化,情感支持也可能出现分化和消解。很多受访者直言表示“无法共情”;首先是质疑悼念的真实性。有受访者认为,网上悼念营造了一种虚伪的伤感氛围。“这些人并不真的关心,明明正在吃吃喝喝,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发那么多的感慨,其实心里根本无所谓”(访谈 20230412,男,23岁)。“很多人抬抬手转发之后,马上嘻嘻哈哈了。这种悼念意义何在呢?”(访谈 20230407,男,22岁)

即使悼念是真诚的,情感的放大也可能造成反向效果。网络具有中介化传播的天然缺陷:由于空间限制无法进行面对面交流,难以有效地传递丰富的情感信息。^[41]于是,人们开始使用情感烈度更强的方式进行表达,即“补偿性”情感传播,导致情感表达过剩^[42],反而造成共情弱化、情感贬值。

^①虎嗅网:科比逝世的这三个月,我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悼念他,2020-03-26。[2024-01-25] <https://www.huxiu.com/article/346793.html>

^②最早出自剧组,大意是某演员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这时候观众就会要求导演为这位演员加个鸡腿。如今的网络中,“加鸡腿”表示鼓励、加油等含义。

尽管有研究认为,网络悼念没有来自社会规范抑或人际压力的束缚、情动体验更加真实而强烈。^[35]但当铺天盖地的悼念带来情感疲劳,虚拟世界夸张的表达方式可以直接导致共情的弱化甚至消解——“只需动动手指,发个悲伤表情,不需要任何感情成本……这种感情很廉价,很媚俗。”(访谈 20230407,男,22岁)“又不是亲友,不会真那么难过,只是发泄表达欲。”(访谈 20230412,男,23岁)

(二)披露与隐匿:情感的信任与质疑

在公共媒体中进行个体表达,是一种裸露的文化。参与者既自恋,又从众;一方面需要共情,但同时又忽视了个体情感离开静谧将不复存在。^[43]

赛博悼念中,充满了对个体情感表演性的批判。面对名人,一些悼念被认作“蹭热度”。霍金去世时,新闻评论区显示出大量质疑:不是亲友,也不是粉丝,表达悲伤颇有“附庸风雅”之嫌——“一个科学家,生前没人谈论,死了却哭天喊地……这些跟风的人有几个看过他的著作?只知道人家身残志坚。对他的理论一无所知。一个科学家在这种方式下被来回转发,不可悲吗?”^①2021年,《巴拉拉小魔仙》演员孙侨潞离世,“游乐王子”在其主页悼念的同时进行了自我介绍,也被众网友指责“蹭热度”;而当年与孙侨潞一起出演的其他角色,又因没有发布悼念而被指责冷漠无情。

如果说,公众人物的逝世容易引发悼念真诚性的质疑;对私人领域的悼念表达,也依然存在各种猜想——“如果真的痛苦,还会发朋友圈吗?是在表演痛苦。”反复表达可能造成对他人的干扰,带来围观者的情感疲劳。“开始看到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文纪念她爸爸,很同情;可是后来她隔三岔五发,就觉得她在卖惨。”(访谈 20230513,女,23岁)

过度表达使得悼念变成一种矫情的表演,甚至对亡者的消费。“某某经常说,我没有爸爸,今天的成绩都是靠自己,好像暗指父母双全的人就不是靠自己。”(访谈 20230519,女,24岁)其他访谈者也有类似经历,(访谈 20230523,男,20岁)提及某同学经常发文纪念他的太外公,认为这是一种借故标榜——“他都没见过他的太外公,哪来的思念,无非是借怀念炫耀家世。”

延展性公共空间中,情感在个体共情需要与公共信任排斥之间的游走,公与私两种逻辑,构成了情感的矛盾与张力。当个人情感进入大众视野,也面临着大众审视的目光。表达哀思在大众传播时代可能成为争议性事件,而被中介的交流沟通可能导致新的情感走向。

自此,社交媒体中的共情空间形成了“短暂的公共性”——即具有公共情感形成、汇集的基础和可能,但又包含各种不稳定的因素。面对众声喧哗,短暂的公共性何去何从?

五、公共情感争夺

理想公共空间的视角下,关注公共议题是出于公共福祉考虑;但对自恋者,议题价值是以自我体验为判断标准,当议题不能够被亲密情感加以衡量,便不再能够引起共情,造成了公共生活的衰落。^[44]

(一)“饭圈”逻辑下公共情感的分化

赛博悼念可以引发网民关注、激发公众情感,引起对相关议题讨论;一些悼念可能因此演变为情绪化的社会戏剧,出现对立的情绪立场,甚至出现类似“饭圈”纷争现象,对公共情感形成撕扯。

2020年,“卡夫卡松饼君”赵上上发布VLOG《当我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兼具伤感和乐观的内容感染了众多网友。然而,由于赵将一条负面评论未经打码挂出,纵容粉丝对此人进行人肉搜索、攻陷账号,让一些网友认为她是借由病情故意炒作的网络施暴者。“反卡夫卡松饼君联盟”曾有145名大学生同时QQ在线,对其进行道德谴责或娱乐消遣。一位名为吕品的网友制作了讽刺视频,片中“财富密码”“秽土转生”等词汇被当成笑梗四处传播。这些行为又遭到了赵上上粉丝的道德围攻。

^①评论详见知乎,[2024-01-25]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753371/answer/341485906>.

于是,一场起因于对抗癌女孩同情与支持的公共情感,演变为针对赵上上人品善恶与病情真伪的争论;事件发酵过程中,情绪酿造、反复传播成为公共情感操控的手段,粉丝利用平台的开放评论机制,以刷屏、控评等干扰行为,引导公共情感。赵上上去世后,在赵粉丝的造势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将吕品判定为欺负癌症患者的罪魁祸首,情绪化声讨不断叠加,吕品成为新一轮被网暴的对象。类似的网暴现象也出现在孙侨潞的赛博悼念中。部分网友指责其沉迷夜店、过量饮酒咎由自取;超话一时被夜店、饮酒等话题轮流“霸屏”,出现了情感动员、带话题、人肉搜索、流量战术等典型的“饭圈”行为,通过挪用公众悲伤进行道德绑架,道德的主观化让重建情感共同体的尝试更加不稳定。比如,孙侨潞超话中“狗粉丝”扮演了带动情绪节奏的角色。这个群体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乐于投身组织化的集体作恶狂欢,出没于关注度较大的公共事件的评论区,博取关注,借此发泄内心的不满。^①

将小范围的网络悼念导向公共议题,并不必然带来正向的公共价值;反而可能被一些群体借公共性达成私利。当代青年容易为特定目标盲目抱团围殴^[45],而意见阵营作为一种小型在线组织,处于公、私之间的地带,因高度组织化,具有强大号召力;在不同阵营的粉丝造势下,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也在参与论战的过程中成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不断冲击着网络空间的秩序,导致共同情感走向分化与异化。

(二)网络公共议事中的话题转移

尽管网络悼念具有公共议事的潜力,但也充斥着无所顾忌的宣泄和不顾他人的言说;个体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后,却可能发现无人对此给予关心;短暂的集体欢腾之后,又将个体重新推向空虚和孤独,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虚拟空间中,人们缺乏传统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系,看似疏离消弭的交往实践,更多出现的是“伪集体欢腾”。^[46]

B站UP主“墨茶”,父母离异后无人照顾,病重去世。有人建立了“墨茶 official”贴吧悼念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收获了大波流量。网友们悼念的同时,对离异家庭、社会保障、疾病救助等问题发出系列责问,让悼念议题转移到对社会痛点的关注——“墨茶的悲剧,绝不是他的个人或家庭悲剧,而是因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农民工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上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痼疾。”^②然而,当“激进女权派”在墨茶小号发现侮辱女性的迹象,悼念空间迅速形成了性别对立阵营。正如赵上上的故事,“饭圈”特征和流量逻辑再次打破了悼念温暖的关怀和善意。——“墨茶的事,先让我感到社会的温暖,然后感到人心的冷漠,社会的黑暗。”(访谈 20230419,女,24岁)

网络悼念易被利用和引导,但依然携带正向的政治参与潜能。网友可以通过情感共同体,表达实际的诉求。例如,孙侨潞粉丝集体提出解除其微博半年可见的请愿;游戏主播 Etika 去世后,粉丝在悼念的同时成立了非营利性的合作项目,通过网络众筹出版书籍^③。

可见,网络情感空间依然承载着议事空间的功能——公众在关注墨茶个案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疾病、社会保障、家庭关系等更现实的问题;孙侨潞悼念中,话题转向心肌梗死预防与疾病自救等社会健康议题;赵上上主页下也延续着各类讨论,涉及患者病情恶化与恶意舆论的关系,并延伸出在社交媒体中言论的公平性问题,比如病患UP主如果表现出过激言论是否可以因病免责等。^④

延展性情感空间是一个集中公共性、私人性的议事空间;情感共振,观点纷争,抑或共识的消耗,可能同时存在,或此消彼长。情感流通的速度和范围是一个权力互动的过程,当不同主体通过表情绪争夺情感流通的权力,掌握更多资本的群体往往拥有更大的情感流通权力。^[47]网络文化的娱乐逻辑、商业资本的介入、平台流量规则,都可能引导的话题走向。那么,如何理解在这种张力与撕扯的夹缝中,公共性生长的可能?

^①内容详见凤凰网新闻,孙侨潞25岁意外早逝,却遭网友侮辱谩骂? <https://i.ifeng.com/c/82lEztJlmt>.

^②内容详见乌有之乡,墨茶的离世绝非个人悲剧3个社会保障痛点亟需关注,2021-01-26,[2024-01-23] <http://www.wywxw.com/Article/shiping/2021/01/430056.html>.

^③游民星空:玩家悼念去世游戏主播 Etika,2019-06-27,[2024-01-23] <https://www.gamersky.com/news/201906/1197728.shtml>.

^④探讨内容详见知乎,[2024-01-23]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4324090/answer/1624301624>.

(三) 处于张力之间的网络公共情感

赛博悼念尽管充斥不确定性,但“短暂的公共情感”显示出公共意义生发的空间。如果遗失之物墓园、搞怪表情包和赛博祭品这些偏离传统、带有流行文化色彩的悼念方式尚能唤起情感共鸣,是由于它们没有背离悼念的初衷;而延展性空间中,短暂的共情之后,一场悼念可能伴随意见的分化、共鸣的弱化、公共性的异化。从实地祭祀到赛博悼念,当承载空间和语言逻辑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去理解网生代青年的群体情感——他们对线上公共性的理解,嵌套在网络文化之中;在参与过程中注重平等自由,主张包容而不是忍让,热爱激情辩论大于理性围观。一位反击赵上上的网友面对谴责,发文辩解:“社交平台中大家都是公平的,有让你不舒服的人说些让你不满意的话太常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和广大网友难以沟通的地方,劝你早点离开B站。”^①这条发布得到了大量支持点赞,掀起新一轮话题。对网生代青年而言,“弱者优先”等传统美德不适用于网络公共空间,身患绝症也不意味着网暴行为有被赦免的特权。他们崇尚平等的对话,注重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会坚持立场不断据理而争。

网生代青年大部分成长于没有生存压力的环境,工作和生活中,驱动他们投入事件与精力不再“贫穷动力”,而是情绪快感。^②他们倾向于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来满足社会参与需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休闲娱乐满意度均对其社会参与有显著影响。^[48]因此,在他们的公共参与行动中,情感酝酿是起点,话语符号的积极生产构成其生发壮大的工具;而其生成的灵魂,在于价值主张的多样化申说^[27]。话语符号、图像表意形成了丰富的交流氛围,构成了线上公共生活最鲜活、直接的体验。“蓝瘦香菇”与“加个鸡腿”的轻量化情感汇聚了大量的共情参与,情绪成为重要的参与动力,狂欢与真诚并行的话语展示出娱乐化与公共性共生的空间。尽管这种情况下,公共情感在多方角逐中不断摇摆,但如果缺失情绪,公共事件可能难以激发青年的参与热情;一个缺乏情绪价值的公共空间或许难以承载当代青年的交流动力。正是情绪的对冲与多样性的交锋,推动着青年公共话语不断生机勃勃地推进。因此,我们需要超越理性的传统维度、既定的公共性框架来衡量赛博悼念的公共意义,将对公共情感的理解置于当代网络文化的动态生成机制之中。

“短暂的公共空间”体现出网络公共生活更大的流动性与可塑性。网生代理解中的组织与传统社会不同,他们习惯云端型的聚集——为了一项任务一起做,完成了就解散。^③公共讨论不再是深思熟虑的过程,而更多是瞬时的聚集和快速的多元交锋。在这种短暂中,可以看到公与私的同场、共生、纠缠,或漂移、对立、转化——赛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可以用表情包、网络梗甚至插科打诨探讨现实问题,有悲情的戏谑,也有笑中带泪的共情。娱乐化表象下不乏对真相的追问、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他们对“公共性”的理解,可以体现在对理性的超越、对规范的质疑,也可以体现在对道德的辩证、对平等话语权的争夺。

诚然,如果这类行为最终引发狂欢,或在某些群体的造势中助长情感对立,公共情感的意义就发生了变质。当网友们激烈争论对霍金铺天盖地的悼念是否是用他人的死亡进行消费和来粉饰自我,一句评论更让人深思——“你看到一个人缅怀霍金,就觉得他是在附庸风雅,这才是最可怕的,不是吗?”——当无处安放的哀伤,陷入“饭圈”化的对立与争夺;当有感而发的表达,沦为道德批判的疑点;当面对同一“坟茔”的人们各说各话,赛博悼念寻求共情与慰藉的初心,也面临着异化的危机。

六、余论

追思和纪念是社会公德和伦理培育的重要实践。数字中国背景下,赛博悼念已经逐渐以各种形式进入日常文化。赛博悼念处于传统规范与网络文化表达方式的争议交点,由于情感空间的延展

^①探讨内容详见知乎。[2024-01-23]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4324090/answer/1624301624>。

^②何帆.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来自饭圈的调研. 2019-10-31, [2024-02-01] <https://other.caixin.com/2019-10-31/101477426.html>。

^③何帆.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来自饭圈的调研. 2019-10-31, [2024-02-01] <https://other.caixin.com/2019-10-31/101477426.html>。

性,包含更多的动态特征,网络群体的组织力量和舆论的操纵性,又给公共情感加入了新的变数。研究从一种面向主体参与者的微观视角出发,观察公共情感的变化与走向,力求丰富对网络中瞬息万变的公共情感的认知。

网络情感空间从形式、内容甚至观念上颠覆了悼念文化的传统。小众情感在链接中形成汇集,常规境况中难以共情的情绪得以“抱团取暖”;但在公私并存的延展性情感空间中,表达的方式、尺度、频率都可能诱发争论与冲突。正是由于争议的存在,事件焦点可逐步转化为更具公共意义的问题;但也正是在话题的扩张中,流量纷争、话语权抢夺、隐私暴露等网络文化痼疾一次次暴露,流行文化的狂欢特质让公共情绪涟漪般扩散,公共情感在流动中被反复征用。公共情感不断与热度话题、商业资本、平台流量规制等因素相互碰撞,难以建立理性、稳定的公共秩序,公共情感也因此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尽管短暂和流动成为常态,但这样的公共空间呈现出增强的活性。对于网生代青年而言,缺失情感维度的话题难以汇集集体关注、激发针锋相对的对话;娱乐精神不足的公共空间难以承载引人入胜的交流;或许正是历经了尖锐的观点碰撞、激情澎湃的立场对抗与后真相反思的张力过程,其公共参与的能力才具备了日常化实践的成长空间。

在代表着民主、多元与自由的网络文化中,我们该如何看待青年一代的公共情感?也许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个性与本真应该被严肃地当成一个道德理想。^[49]赛博悼念不仅是数字文化与传统悼念的交叉,也记录了个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公共空间中对社会的诘问,对生命与死亡这样人生终极问题的探讨。在这个每人耽迷于自我书写的当下,在悼念中重塑群体情感,何尝不是网生代青年主动寻求慰藉、找寻共识的体现?

技术总是有着双重面孔,围绕赛博悼念与公共情感的争论,也将一直持续。拥护和反对的简单立场、共情与分化的趋势都过于绝对,而更多体现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下公共性意义与网络文化张力的存在;而公共性是如何在这种张力与夹缝中生长,是研究下一步需要关注的议题。

参考文献:

- [1] 黄丽娜. 研究网络亲社会参与:概念、维度与测量——基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数据的实证. 国际新闻界, 2022, 8: 49-69.
- [2] 杨国斌.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9, 9: 39-66.
- [3] 吕德文.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社会, 2012, 3: 129-170.
- [4]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阎克文, 江红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39-142; 139-142.
- [5] 郭景萍. 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社会, 2007, 5: 26-46+206.
- [6] 宋红娟. 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述评. 国外社会科学, 2014, 4: 118-125.
- [7]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冯克利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6-27.
- [8] 林郁沁.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陈湘静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05.
- [9] 袁光锋. 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2: 105-111.
- [10] 陈龙, 经羽伦. 从热搜榜看平台算法传播公共性建构的三重困境. 南京社会科学, 2023, 9: 100-110.
- [11] 范如国. 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12: 131-152+202.
- [12] 袁光锋. “众怒”的年代:新媒介、情感规则与“愤怒”的政治. 国际新闻界, 2020, 9: 6-22.
- [13] 吴文瀚. 情绪消费与情感再造:互联网的情感空间治理.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 112-115+128.
- [14] 吴志远. 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 国际新闻界, 2018, 11: 112-134.
- [15] 洪杰文, 朱若谷. 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当代热点舆论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4: 120-129.
- [16]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 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黄昆, 夏柯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15.
- [17] 李敬. 由“私”及“公”:对公共性理论的辨析和数字化交往的思考. 新闻界, 2022, 5: 40-50.

- [18] 隋岩, 苗伟山. 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 11: 26-34.
- [19] 周葆华. 出圈与折叠: 2020年网络热点事件的舆论特征及对内容生产的意义. 新闻界, 2021, 3: 21-27.
- [20] H. Jenkins, M. Ito, D. Boy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a Networked Era: A Conversation on Youth, Learning, Commerce,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5: 120-132.
- [21] J. Fiske. Reading the Popula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95-114.
- [22] J. Tulloch, H. Jenkins. Science Fiction Audiences: Watching Doctor Who and Star Trek.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37-265.
- [23] 刘海龙. 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 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 4: 27-36.
- [24] 袁文丽, 王浩. 依恋式守护: “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与实践逻辑.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12: 20-24.
- [25] 田丰.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饭圈”青年: 一个新的变量.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 19: 004.
- [26] 曾昕, 沙垚. “另类力量”的张力与收缩: 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行动. 当代传播, 2023, 4: 63-70.
- [27] 许庶, 宗惠. 从愤青到躺平: 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生成逻辑、演绎生态及疏导策略.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23, 4: 89-96.
- [28] 李梦雨, 张宸若. 网络传播环境下公共情感的启蒙. 青年记者, 2014, 18: 50-51.
- [29] 王秀臣. 从仪式到艺术——祭祀象征理论的形成与应用. 中国文化研究, 2009, 4: 111-120.
- [30] 张放. 祭如在: 中国传统民间家庭祭祀的沟通想象建构. 国际新闻界, 2023, 3: 109-129.
- [31] T. Walter. New Mourners, Old Mourners: Online Memorial Culture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ourning.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015, 21(1/2): 10-24.
- [32] 李红涛, 黄顺铭. 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南京大屠杀纪念与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1: 5-26+126.
- [33] D. M. Irwin. 2.0—Continuing Bond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on Facebook. 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15, 72(2): 119-150.
- [34] V. Kakar, N. Oberoi. Mourning with Social Media: Rewiring Grief Indian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6, 7(3): 371-375.
- [35] 周裕琼, 张梦园. 数字公墓作为一种情动媒介.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2, 12: 32-52+127.
- [36] B. Carroll, K. Landry. Logging on and Letting out: Us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o Grieve and to Mourn.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2010, 30(5): 341-349.
- [37] K. Giaxoglou, K. Döveling. Mediatization of Emotion on Social Media: Forms and Norms in Digital Mourning Practices. Social Media+Society, 2018, 4(1): 1-11.
- [38] A. Dilmac. The New forms of Mourning: Loss and Exhibition of the Death on the Internet. 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018, 77(3): 280-295.
- [39] K. J. Doka. Disenfranchised Grief. Bereavement Care, 1999, 18(3): 37-39.
- [40] A. Harju. Socially Shared Mourn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015, 21(1-2): 123-145.
- [41] 董晨宇, 丁依然. 贫媒介、富使用——互联网中介化交往中的情感补偿. 新闻与写作, 2018, 9: 49-53.
- [42] 王晓晖. 图像语言共识的重建——互联网中介化传播中的情感补偿. 青年记者, 2020, 2: 17-18.
- [43] 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40-242.
- [44] 理查德·桑内特. 公共人的衰落. 李继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209, 444-445.
- [45] 梁思思, 曹东勃. “社会性死亡”: 青年网络暴力新趋势及治理路径.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4: 234-240.
- [46] 王敏芝. 技术空间的交往实践与个体困境. 当代传播, 2020, 2: 78-81.
- [47] 袁光锋. 情的力量: 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270.
- [48] 黄永亮. 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 青年研究, 2021, 4: 11-23+94.
- [49]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的隐忧: 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 程炼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53.

Contemporary Public Emotion: Cyber Mourning and Young People of the Net Generation

Zeng X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s social media deeply embedding in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eople's experience of life and death, various forms of online mourning are emerging. Based on several controversial online mourning phenomenon happened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bject of network mourning has changed from 'the dead' as life bodies to various forms. Meanwhile, online mourning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a daily practice with social functions, and the emotional space is full of tension and uncertainty, which have caused fluidity of this emotional space. In addition,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change of topics, emotional inflation and conflict,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in the space turn to be weakening. With the extending of comments, the online emotional space has begun to show functions of public space, allowing the participants to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such as cultural norms and social security. However, behaviors of online 'human flesh search', harsh disputation and the war of traffic competition have also emerged. Although this public emotion is short, and unstable, it reflects the possibility of online youth to promote public emotion beyond the traditional dimension with logic of network culture.

Key words: cyber mourning; the net generation; public emotion; extending emotional space; fan circle

■ 收稿日期: 2024-02-22

■ 作者单位: 曾 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1

■ 责任编辑: 刘金波